

长篇小说

沉浮 之间

王建平◎著

C H E N F U Z H I J I A N



一片热土 两种人生

背弃与守护 暗淡与明媚 毁灭与生存

尽在命运沉浮中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沉浮之间

C H E N F U Z H I J I A N

王建平◎著



AR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沉浮之间/王建平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7.5

ISBN 978-7-5396-6084-4

I. ①沉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95089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张妍妍

装帧设计:徐 睿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63533889

印 制: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(0551)65661327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16 字数:320千字

版次: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2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录



- 第一章 后院起火 / 001
- 第二章 走马上任 / 007
- 第三章 祸不单行 / 014
- 第四章 井村风波 / 021
- 第五章 意外选择 / 026
- 第六章 初来乍到 / 030
- 第七章 往日重现 / 035
- 第八章 树静风起 / 040
- 第九章 暗香来袭 / 048
- 第十章 被迫发誓 / 052
- 第十一章 悲情水殇 / 057
- 第十二章 乡村苦恋 / 061
- 第十三章 红颜支招 / 066
- 第十四章 酒枪色剑 / 074
- 第十五章 欲罢不能 / 081
- 第十六章 故地重游 / 085
- 第十七章 节外生枝 / 094
- 第十八章 旱情肆虐 / 098
- 第十九章 痛下决心 / 103
- 第二十章 夜色沉沦 / 109
- 第二十一章 疲于奔命 / 113
- 第二十二章 谁解心结 / 121
- 第二十三章 人尽其用 / 125
- 第二十四章 别样梦境 / 129
- 第二十五章 有钱出钱 / 134
- 第二十六章 男女关系 / 140



- 第二十七章 好戏连台 / 145
第二十八章 错失良机 / 149
第二十九章 窘事不断 / 153
第三十章 特殊嗜好 / 157
第三十一章 别了老坝 / 161
第三十二章 年关百态 / 164
第三十三章 非常对策 / 172
第三十四章 雨季惊魂 / 178
第三十五章 人怕出名 / 183
第三十六章 八方来客 / 188

- 第三十七章 省长来了 / 192
第三十八章 一片老瓦 / 196
第三十九章 讨薪纠纷 / 202
第四十章 春尽夏至 / 206
第四十一章 内外夹击 / 211
第四十二章 订婚仪式 / 215
第四十三章 中秋月黑 / 219
第四十四章 鲍鱼捞饭 / 223
第四十五章 蓦然梦醒 / 227
第四十六章 难以了断 / 231
第四十七章 乌云压顶 / 234
第四十八章 身世之谜 / 238
第四十九章 头号新闻 / 243
第五十章 搬进新家 / 245
第五十一章 离别时刻 / 248

第一章 后院起火

唐文友最近发现老婆溪边月颇有点“造反”的意味，凡事都和他犯冲。唐文友说东，她偏扯西；唐文友要醋，她偏拿酱油；唐文友喊“芝麻”，她偏答“门开不了”。有一天早晨，溪边月正在梳妆台前梳头，唐文友讨好地夸了句她的长发好看，没想到第二天，她就把披肩发剪了，变成了一个荷叶头。唐文友终于忍不住问：“小月，你干吗总是和我拧着来呢？”溪边月似乎早就等着他问这句话，反唇相讥：“唐文友，到底是谁拧着来？从结婚到现在，你就拧着日子过，把自己拧得一事无成，还把我和儿子都拧进去了。”

话挑明后，溪边月就正式“揭竿而起”了。在自己三十五岁生日的那天晚上，她突然单方面向唐文友宣布了“十不准”，比如，不准抽烟、不准喝酒、不准存私房钱、不准晚上八点钟之前不回家、不准在家里接待乡下的七姑八姨……唐文友当时毫无心理准备，诧异地说：“你今天这到底是过生日，还是过‘独立日’呀？”

“我就是独立，从今天起，这个家由我说了算！”

考虑到溪边月过生日，唐文友还是息事宁人，小心地点起蛋糕上的蜡烛，对她说：“家主，你就别发火啦，还是代表全家许个愿吧。”

“有什么好许的，我都许了十多年的愿了，有一个实现的吗？我今天要是再许愿的话，就是希望你别忘了我刚刚说的‘十不准’，否则我俩就各过各的。”

唐文友终于忍无可忍，说：“溪边月，你就别自拉自唱了，谁给你的权利？”

“我给过你很多机会，你自己不争气，在外面不争气，在家里就得受约

束……”溪边月越说越激动，“姓唐的，你要是能像周芳的老公那样，我就是给你做牛做马都认了。”

唐文友怔住了，溪边月在他的眼里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。细细一想，她的“造反”是蓄谋已久的，而导火索可能和周芳老公费盛典最近的提拔有关。他还想争辩，但喉咙却像是给锁住了，想说的话变成了纷乱的思绪。

唐文友大学毕业后，在外面闯荡了两年，后来顺从了父亲的意愿，参加了公务员考试，考进了神安市政府办公室。一进机关，他很快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，除了过硬的学历、俊朗的长相，更为关键的是，他的文学才华也很快崭露头角，所写的散文、诗歌经常见诸报刊。一些女孩开始对他芳心暗动，其中有两个女孩几乎同时主动对他发起了情感攻势，一个是机关事务局的溪边月，一个是报社的袁梦可。

说来真怪，溪边月和袁梦可原本是同学加闺蜜，两人好得睡在一根扁担上都嫌宽了，两人一道聊天、一道逛街，甚至连上厕所都约着一道。但这种亲密无间的状况却因为唐文友的出现而消失了。

事实上，唐文友和袁梦可是先熟悉的，两人很谈得来。而就在两人关系似明非明的时候，溪边月插了进来。在和两大美女的周旋中，唐文友的天平慢慢倾向了溪边月，原因很简单——溪边月是公务员身份，而袁梦可是事业身份。而他之所以迟迟没表明自己的观点，是因为袁梦可对他一往情深，让他一时不忍心说出伤害她的话来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参加团市委组织的一场叫“我的城市我的梦”的演讲比赛时，他才做出了决定。比赛前一天，袁梦可特意给唐文友买了一条蓝色的领带，意思是让他第二天上台演讲时系。而她去送领带时，正好撞见溪边月也在唐文友的办公室里，办公桌上放着一根红色的领带。

唐文友觉得不能再犹豫了。第二天演讲时，他系上了溪边月送他的那条红领带。袁梦可在台下看到了，立马就哭了起来。

唐文友和溪边月正式恋爱了，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，没过多长时间，半路上竟然杀出个程咬金来。

费盛典进政府办比唐文友迟一年，他来的时候，唐文友和溪边月的恋情已

经公布。可费盛典第一眼偏偏就看中了溪边月，并无所顾忌地追求起她来。费盛典一张嘴能说会道，经常逗得女孩们开怀大笑。有几次，唐文友看见溪边月也和其他女孩一样，在费盛典面前笑得花枝乱颤。他开始担心起来，倒不是仅仅担心费盛典的花言巧语会打动溪边月，更担心的是费盛典的家庭背景会起作用。费盛典是市委副书记费天歌的独宝儿子。

唐文友怕夜长梦多，就向溪边月提出先把结婚证给领了，但溪边月的母亲却坚持让他把婚房准备好，才同意女儿去和他领证。唐文友只好另辟蹊径。

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溪边月和唐文友约好去看电影，但直到电影开映，也不见唐文友的影子。溪边月打电话给他，他有气无力地说自己胸口痛得厉害，躺在床上爬不起来。溪边月一听，赶紧往唐文友的宿舍赶，一进门，却见他好端端地站在那儿，就说：“你不是说胸口痛吗？”

唐文友笑着说：“见了你就不痛了。”

“唐文友，你唱的是哪出戏啊？”

“我就想和你唱一出好戏。”

唐文友说完，一把抱住溪边月就吻了起来，舌头像泥鳅一样在她嘴里游动着。溪边月因为刚刚有些生气，并没有打算积极地配合他，但不一会就有了反应，舌头也跟着动了起来，和对方的舌头纠缠在了一起。唐文友拥着溪边月一步步向前移，到了床边，一下子就把她压在床上。溪边月开始拒绝，腾出嘴来说：“文友，我们不是说好到新婚之夜才那、那个吗……”

“小月，我等不及了，反正你迟早是我的。”唐文友边说边脱溪边月的衣服。

溪边月挣扎起来，唐文友不好硬来，就开始抚摸她，并贴着她的耳朵说着甜言蜜语。渐渐地，溪边月放弃了抵抗。唐文友则手忙脚乱地完成了对恋人身体的第一次开发……

完事后，看着床单上那摊殷红的血，唐文友发起呆来。本来他答应溪边月在新婚之夜才行床第之欢的，现在他却提前做了。而他这样做的原因，并不仅仅是出于身体的欲望，更是出于把生米煮熟饭的需要。他觉得自己有些卑鄙，但同时也迁怒于费盛典，他这仓促中的临门一脚，都是费盛典的抢逼造成的。

唐文友最终还是娶了溪边月。新婚之夜，他在进入溪边月的身体时，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，他感觉自己不仅真正拥有了溪边月，还拥有了这座曾经让他望而生畏的城市……

然而，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。爱情上的赢家唐文友，在仕途上却没那么幸运。几年下来，他就被费盛典甩了下来。

唐文友和费盛典起初都是跟班秘书，所不同的是，费盛典跟的是常务副市长，而唐文友则老是给挂职的副市长当秘书。“老挂”们就像是这座城市上空一朵随风而逝的云彩，老的走了，新的又来了，但不变的是“唐秘书”。唐文友先后给五任挂职副市长当过秘书，结果人家领导都回去高就了，他还是个秘书。同时期的秘书们大多得到了重用，但他还只是个副主任科员。唐文友有时候想想觉得自己太亏了，别的秘书下班后一般都能正常回家，但他不行，晚上还要陪那些挂职领导攒蛋。下来挂职的领导对业余生活都比较谨慎，攒蛋就成了最佳选择。唐文友就替他们张罗，为他们补缺，几乎很少有自我支配的时间。

他的付出让大多数挂职领导还算满意，每个领导临走的时候都会和他深情道别，然后把他们参加各种庆典收到的小礼品送一份给他作纪念。每次送他们回去，唐文友站在那里都会感到无限惆怅，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陪公子赶考的书童，本来指望公子金榜题名后能讨些犒赏，没想到公子半路上突然就闪不见了，他挑着副行李担子进退无措。有一次，他去高铁站送一位从京城来挂职的领导时，那位领导从口袋里摸出一只精美的叮当响打火机，对他说：“小唐，我戒烟了，这打火机就送给你吧。”唐文友很感激地收下了那只打火机，就像是接过了“革命的火种”那样小心翼翼地攥在手心里。他从此迷恋上了那悦耳的“叮当”声，烟瘾也在不知不觉中大了起来。溪边月发现端倪后，眉毛都气得竖了起来，她果断地把那只打火机扔到垃圾桶里，对他说：“人家把阳光都带走了，只把一点鬼火留给你，你倒当个宝……好啦，人家戒烟了，你却抽起了‘顶火（一根接一根）’，你怎么就不能学点人家的长处呢？”

溪边月对他老不进步的原因进行过分析：内因是他身上的书生气太重，外因是那些“老挂”没有对他负到责。

和唐文友形成反差的是，曾经在爱情上落败的费盛典在仕途上却是一帆风

顺,从副科到正科再到副处级调研员,就像是设计好了程序似的往前走。前不久,他被派到神安市下辖的云里县任常务副县长。据说在不久的将来,他很有可能主政该县。

看着丈夫一步步落伍,溪边月有些沉不住气了,但她也许是碍于情面,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,而是旁敲侧击地提醒丈夫要努力进取。直到有一天,夫妻俩在商场里遇到费盛典夫妇,溪边月终于公开了对丈夫的不满。

费盛典的老婆周芳过去和溪边月是同事,在和费盛典结婚后,调到了市财政局。周芳在机关事务局的时候,和溪边月的关系很微妙。两个女人在一起看上去很聊得来,但却暗中较着劲。周芳有些嫉妒溪边月,因为溪边月长得漂亮,总是会得到男人的青睐;溪边月也防着周芳,因为周芳颇有心计。有一段时间,周芳为了纠正自己长相的不足,迷上了整容,那张脸就像砧板似的经常挨刀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周芳终于也“漂亮”起来了,随后她就黏上了费盛典,并终于成为市委副书记的儿媳。

那天是情人节,唐文友答应要给溪边月去买只玉手镯。两人在商场选镯子时,唐文友先是选了一款四千多的,溪边月嫌水头不足。营业员就向她推荐了一款一万八千多的,溪边月拿在手里爱不释手。唐文友一看,头上的汗就下来了,说戴这么贵重的东西太不安全了,手被强盗砍下来是迟早的事。溪边月知道他舍不得钱,也只好遗憾地把镯子还给了营业员。可就在这时,费盛典夫妻俩出现了。周芳一把抓过营业员手中的镯子套在了手腕上,边欣赏边说:“哇,真漂亮哎!”费盛典在一旁说:“喜欢就戴着呗。不过这也只是低档货,好的要几十万、上百万呢。”

周芳戴着那只镯子,挽着丈夫走了,临走时还不忘和溪边月打招呼,告诉她自己的丈夫马上就要到云里县就任了。溪边月愣在那里,看着同样发愣的丈夫。那天一出商场大门,溪边月就冲丈夫发起牢骚来,还历数了这些年来跟着他遭遇的种种没面子的事。唐文友有些吃惊,没想到溪边月心里早就清清楚楚地给自己记着一本账了,他有些气恼,但想想她说的大多是实话,也不好发作,只好低声下气地解释起来:“小月,我不是不想给你买个镯子啊,但就咱家这经济状况,也确实感到吃紧哦。你要我硬买也可以,不过恐怕你戴上镯子后,我

可就要戴上铐子喽。”

“呸，就你那熊样，戴铐子的资格都没有。戴铐子是以权谋私的人，你有权吗？”溪边月轻蔑地看着他。

唐文友的火终于冒了出来，说：“你后悔了吧？想当初，你要是嫁给姓费的，今个那铐子就套在你手上了。”

“唐文友，恭喜你答对了。”溪边月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。

这件事过后，唐文友冷静地想了一下，觉得自己还是有些对不住老婆，就想通过不断地讲好话和勤奋地做家务来缓和与老婆的关系。一段时间过后，他看溪边月没有再旧话重提，便一厢情愿地以为她已经原谅自己了。

对于溪边月的这次“造反”和“造反”后采取的配套措施，唐文友显然是难以接受的。他觉得这些针对他的措施隐含着某种阴谋，因为神仙也做不到这“十不准”。他开始意识到，自己的婚姻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。

第二章 走马上任

费盛典这几天忙得不亦乐乎，即将履新的他主要精力都放在告别上了。在他看来，告别也是很有学问的。在和领导告别时，他所表达的是一种感激；在和同事告别时，他所表达的是一份难舍；在和朋友告别时，他所表达的是一丝得意。

去云里上任的前一天上午，他驱车赶往省委党校，准备向正在那里学习的常务副市长郑晓当面告别。郑晓这些年对他不错，他跟着郑晓也学到了不少东西。

一上高速，他的车速就提了起来，不断超越着前面的车辆。路面就像是无尽的布条一样，不断地被卷入他的车轮。开着开着，他似乎觉出，自己的移动并不是因为自己在开着车，而是公路就像传送带一样，将他自动地传送到前方。冬季的田野就像个废弃的舞台，阒寂而黯淡，但费盛典的心里却是春意盎然。这几年，他的进步还是比较快的，真的就像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默默地传送着他。在他进步的过程中，他始终瞄着一个参照物——那就是差不多一道进机关的唐文友。刚进机关的时候，他就和唐文友打起了一场爱情争夺战，结果他落败了。从那时候起，他就由此及彼地把唐文友当成了今后仕途上的竞争对手，处处提防着他。但事实证明，他的担心有些多余，唐文友的能量似乎在那场爱情当中已经消耗殆尽了，在仕途的竞跑中显得疲惫不堪。一溜烟的工夫，他就把唐文友远远地甩到后面了……

在省委党校的学员宿舍见到郑晓后，费盛典把随身带来的酱生姜和苏打饼

干往那一放,就开始整理起那张有些杂乱的条桌。郑晓制止了他,说:“小费啊,你现在已经是县领导了,怎么还能让你干这些呢?”

“郑市长,我都已经习惯了,还真有点舍不得离开您哪。”

“我也舍不得你哟,”郑晓指着费盛典带来的东西说,“你看看,知道我最近胃有些反酸,你就送来了及时雨。”

费盛典走的时候,郑晓把他送到学校门口,然后握着他的手说:“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,盛典啊,你到了云里可要好好干呀。”

费盛典点点头说:“有什么不懂的,我还得来向您请教哦。”

郑晓笑着说:“向我请教还不如向你家老爷子请教呢,他是云里的老领导,我相信你在他的指导下,一定会青出于蓝的。”

回到市里,天已经擦黑了,费盛典就准备去赴一个同学为他设的饯行宴,可路上却接到了父亲费天歌的电话,让他赶紧回趟家。他只好先回去见父亲。

父亲尽管两年前就从市人大主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,但作为土生土长的神安人,他在全市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,有人称他为“神安教父”。全市上下的干部对他都很尊重,费盛典自然也不例外。

费天歌是在书房里和儿子谈话的,这足以见得他对这次谈话的重视程度。门一关,他就问:“盛典啊,明天就要下去了,你有啥打算?”

“先摸摸情况再说呗。”

“情况肯定是要摸的,但你想过没有,你是去当常务副县长,有句话叫作‘穿衣不要嫌粗布,当官小心做常务’你听说过吗?你首先要考虑的是对自己如何定位的问题……”费天歌开始结合自己当过常务副市长的经历向儿子面授机宜。

说老实话,费盛典对父亲的那些“锦囊妙计”不太感兴趣,但他又不得不显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。这时候,他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,掏出来一看来电号码,就知道是同学催他去赴宴。他看了父亲一眼,把来电挂断了。费天歌说:“又是应酬吧?必要的应酬可以,但一定要把握好度哦。好啦,我再说几句,也耽误不了你。”他接下来的话题就转到了白龙坳。

关于白龙坳的事,费盛典的耳朵已经听起了茧子,白龙坳是云里县的一个

村,父亲当年就在那儿插队做知青的。这么多年来,他对白龙坳的感情一直很深,几乎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精神故乡。今天,父亲主要是叮嘱他到云里后,要照顾好白龙坳,不能让这个老典型出问题。

费盛典自信地说:“爸,你放心,我不会让你的根据地出任何纰漏。”

费盛典走出书房的时候,母亲一脸慌张地迎上来,对他说:“阿典,我的苍蝇拍不见了,你帮我找找,不会是被人偷走了吧?赶紧报警呀。”母亲年轻时受过刺激,头脑时好时坏,这段时间又犯病了。她一犯病,就喜欢挥着苍蝇拍去打那些根本不存在的苍蝇。

费盛典谎称去报警,母亲才放他出了门。一路上他在想,父亲这么多年来真是不容易,别看在外面风风光光,回到家里就受罪了,不但要照顾母亲,有时候还要受母亲的气。

来到酒店,同学正站在门口等他,见了他就坦白,说今天安排这个饭局是受人之托。费盛典有些不高兴,但一想到人家已经等了那么长时间,只好跟着同学往里面走。走进包厢,几个坐在那里聊天的人赶紧站起身迎了上来。费盛典看到打头的竟然是东元公司的老板吴豪生。吴老板是广东人,但在本市投资了不少项目。费盛典曾经跟着郑副市长去过他的公司。一见到他,费盛典就知道今天晚上真正的东道主是谁了。落座的时候,吴老板坐在主陪的位置上,费盛典则坐在主宾的位置上。费盛典看着自己右手边空着一个位置,却没人去坐,就有些疑惑。吴老板也看出了他的疑惑,笑着告诉他,马上有个大美女要过来。只一会,果真有个美女大大咧咧地走了进来。费盛典一看,竟然是市歌舞团的女高音钱雨婷。钱雨婷不但歌唱得好,模样长得也好,精致的五官和修长的身材配合得天衣无缝。费盛典很喜欢看她的演出,也算是她的拥趸了。在这之前,他没有接触过钱雨婷,但却知道一些关于她的情况,钱雨婷好几年前就离异了,在神安算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。

钱雨婷一来,气氛就活跃起来了,推杯换盏之间,费盛典的耳旁充斥着恭维话。

吴老板说:“费县长,将门出虎子啊,您这么年轻就受到如此重任,前途不可估量呀!”

钱雨婷说：“自古是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这也算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嘛。”

有人问她：“照你这么说，你儿子将来肯定要当歌唱家喽？”

钱雨婷摇摇头说：“不唱啦，将来我要让他学吴老板，不，还是要学费县长，坐主席台。”

吴老板说：“学费县长那可得要先拜师哦。”

“那我就先替儿子敬一杯拜师酒。”钱雨婷说完，起身端起面前的一大杯红酒，就要和费盛典干杯，还没等费盛典反应过来，她就一饮而尽了。费盛典本来只想喝一小口白酒意思一下，但钱雨婷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一直盯着他，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，闪起了他心中的波澜，他端起分酒壶，把里面的白酒一口喝干了。

尽管喝得有点多，但费盛典的心里却感到很受用。过去他当秘书，从来就没有享受过今天的这种待遇。吴老板请客，钱雨婷陪酒，这充分证明了自身目前的价值所在。他心潮澎湃起来，真想抒发一下自己的宏图大志，但突然想到了父亲对他的告诫，只好把满肚子的豪言壮语咽了回去。

费盛典回家已经很迟了，但老婆周芳还没睡，脸上敷着面膜给他开门。一进门，周芳就凑在他衣服上闻了一下，说：“怎么会有女人的香水味呢？说，晚上和谁在一起了？”

“明明是酒味，咋就被你闻成香水味了？”费盛典有些心虚，因为吃饭的时候，钱雨婷身上确实有一股张扬的香水味。

“没有就好。老公，你现在也算个有实权的官了，我就怕外面那些女人就像蚂蟥一样叮着你不放哦。”

“你放心吧！别说逃不过你的火眼金睛了，就冲老爷子那张包公脸，我也不敢造次呀。”

“你呀，就是这张嘴哄死人不偿命。”周芳娇嗔了一句，就去给丈夫放洗澡水去了。

费盛典洗完澡进了房间，看到周芳穿着内裤和胸罩站在梳妆台前顾影自怜，就说：“深更半夜的，你照啥镜子呀？”

周芳转过身子，托着自己的乳房说：“老公，你看这儿是不是还得去整

一下。”

“我看你是整上瘾喽。”

“你这官越当越大，我要是不越整越美，你还不嫌弃我呀。我就得去整，整得让青春赶也赶不走。”

费盛典趁着酒劲，一把抱起周芳，将她扔到床上，然后就扑了上去。正弄到兴头上，周芳抓住他的一只手按在自己的乳房上。周芳的乳房是整过的，看上去丰满圆润，但费盛典摸起来就感觉是摸在一只气球上，担心它随时会爆裂。这种感觉严重影响了他在床上的发挥，导致一场轰轰烈烈开台的好戏草草收场。

周芳有些不满，说：“咋啦，还没上任就对老婆不感兴趣了？”

费盛典就解释，说都是因为酒喝多了造成的。

周芳侧过身把背对着丈夫，不再言语。就在费盛典以为她睡着了时，她突然又翻转身，对他冷不丁冒出一句：“要是换个人，你会不会有兴趣？”

“换谁？”费盛典随口接了一句。

“比如说，换成溪边月。”

费盛典爬坐起来，说：“周芳，你说话着点边际好不好？你咋不换成章子怡、范冰冰呢？”

“我咋不着边际了？你过去可是追过人家的。”

“你要真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”费盛典说完关灯睡觉。

周芳用手碰了一下他，说：“老公，生气啦？我是开玩笑哩。我知道你这匹好马是不会吃那回头草的。”

费盛典不理她。

周芳兀自笑了起来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溪边月，我现在是县长太太了，而你呢，还是个小秘书的老婆，看你还跣个屁……”

费盛典睡得迷迷糊糊，满脑子就像个人来人往的大客厅。唐文友向他走来，一副不太服气的样子，对他说：“姓费的，你不要太得意，先胖不算胖，后胖压大炕，你懂吗？”溪边月向他走来，说：“费盛典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但我已经是唐文友的人了。”钱雨婷也向他走来，笑盈盈地没说话，但身上的香水味分明在传

递着某种信息……最后是父亲面无表情地向他走来……

手机的闹钟惊醒了他，他赶紧起床，因为市委组织部今天要给他们开欢送会。

费盛典到县里工作的当天，就住进了县消防大队的大院里。这个院子前面是工作区，后面是宿舍区，中间只隔着一个小树林。从外面来的几个县领导都集中住在这里，费盛典和县委书记何远方住在隔壁。一走进这个院子，费盛典就觉得很有意思，他想，这里前面住着救火的消防战士，后面住着是救火的县领导。不同的是，所救的“火”不一样，县领导要救的“火”恐怕复杂多了。

吃过晚饭，他想到县城里转转，就信步走了出去。小的时候，他随父亲在这里生活过，但那时候的痕迹已经很少能看到了。直到走到那条护城河边上的时候，他才找回一些记忆。记得父亲就喜欢在这条河边散步，开心的时候，他会边走边欣赏周围的景色；烦恼的时候，他就低着头疾步行走。

如今的护城河边已经成了一条休闲景观带，比过去热闹多了。跳广场舞的、唱戏的、吹萨克斯的……一派歌舞升平的样子。费盛典沿着那条林荫小道往前走，努力寻找着父亲当年的影子。走到那座保留下来的古城门楼子时，他突然想起父亲曾经带他上去过。那时候，父亲是云里县的县长。当时，父亲就看着城楼下的护城河告诉他，这城墙和护城河都是在明代一位姓张的知县手里修造的。还说，云里县城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了，很多历史人物都了无痕迹，唯有这位知县在县志上的笔墨最多。当时，费盛典还不太明白父亲话中的含义，后来才领悟到这番话可能蕴涵着父亲的理想——他要像张知县一样，汗青留名。

往回走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接通后，对方说自己是白龙坳村的支书梅前进。对于这个名字，费盛典是很熟悉的，父亲插队时就住在他家，深受他父亲梅老爷子的照顾。这么多年来，父亲还一直和梅家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。记得父亲还在位的时候，有一个周末的晚上，费盛典去看望父母，一进家门，就见父亲正在和梅前进喝酒。父亲脸上泛着红晕，一看就没少喝；梅前进则大马金刀地跷着二郎腿，兴奋地说着话。费盛典觉得这个场景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因为父亲